



水落石出

王保春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712.13 | 1025

水落石出

王保春 著

郭振 插圖

※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※

787×1032 1/32 3/4 印張 11,000 字

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200,000 定價(4)0.07元

本社出版反特鬥爭故事

森林中的哨兵

奇怪的蛙声

水落石出

一个外來戶

插翅難逃

一網打尽

楊槐等著

佑啓等著

王保春著

張万林著

吳桐著

賈承基、刘真相著

乔村有个星星農業生產合作社，社裏有兩個精明強幹的生產隊長：一个叫黃有欢，一个叫溫如全。

黃有欢今年二十六歲，是个共產黨員。他有个外号叫“黃藥管”，因为他脾气暴躁，像炸藥一样沾火就着。別看“黃藥管”性子暴，待人可誠实，办事也最公正，不管什麼累活他都搶着做，隊裏的男女社員沒有不拥護他的，都說他：“脾气暴，心腸好。”

溫如全今年三十五歲，是个魁梧的漢子，也是共產黨員。他原是扛活出身的莊稼人。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的時候当了一任農会主任，後來为保衛勝利果实参了軍。在解放軍隊伍裏幹了八、九年，把个原來就穩重、能幹、不爱說話的小伙子，鍛鍊成个坚强的好战士。溫如全的脾气跟“黃藥管”正相反，天坍下來也不着慌，他常說：“着慌頂什麼用呀？事情來了，想办法解決才是真的。”因此，社員們順着他名字的音，串成个外号，叫他“穩如山”。

溫如全是去年冬天才復員回鄉的，因为他性情穩

重，社裏大大小小都跟他合得來，就拿一隊長“黃藥管”說吧，跟他簡直好極啦。兩人有工作常一塊研究，“黃藥管”有了問題也來找溫如全商量解決。“黃藥管”可算信服透了溫如全，他時常向社員們伸着大拇指誇溫如全：“咱溫大哥不光在部隊上是戰鬥英雄，到咱農業社也够上个勞動模範。無論社裏交給他什麼任務，人家總是不聲不响地把它完成；咱‘黃藥管’可比不上人家，碰上什麼事情也斷不了出些小漏子！”反正“黃藥管”自己很清楚：他幹什麼也慌慌張張，溫大哥呢？幹什麼也穩穩當當。但是“黃藥管”對於自己的缺點，也有一句遮羞的話，那就是：“人家溫大哥當過人民解放軍嘍！”

可是，事情說來也怪，誰也想不到他倆那麼好，前兩天突然鬧了一場“意見”。

兩人鬧“意見”，是因為社裏要新選個副社長的事。社裏原先有個女副社長，最近出門子啦。社裏的事裏裏外外一大堆，光靠社長一人實在抓不過來，因此大家計議再選個新副社長。

社員們提出新副社長的候選人有兩個：一個是一隊長黃有歡，一個是二隊長溫如全。候選人提出以後，大伙又研究了半天，都說兩人全很能幹，不過溫如全比黃有歡妥實些，辦事也比有歡仔細慎重，所以最後決定



讓溫如全擔任副社長。為了先不調動人手，二隊長還讓溫如全兼職。這事起初有歡沒意見，一直到社員舉手通過的那天晚上，黃有歡還拍着大巴掌喜笑顏開地喊着：“羣眾眼光是亮的，咱‘黃藥管’那樣也得朝溫大哥學習，不然這‘黃藥管’就該炸自己人啦！”這話直引得社員們哈哈大笑。

誰知道哪朵雲彩有雨？溫如全剛接手副社長沒三天，全社就鬧得像滾湯鍋一樣了！前天夜裏發生了一件怪事：一隊沒送到地裏的兩大堆糞不見了，招得“黃藥管”跟溫如全大吵一陣。誰知事情剛平伏，昨天夜裏

二隊的兩大堆圈肥也沒了！

事情大小倒不說，可就是惹人生氣。社長到縣裏開會去了，這不明明是和副社長找鬻扭嗎？溫如全自个也左思右想不得勁，他心裏想着：為什麼咱剛當選副社長就出這些怪事呢？真是活見鬼呀，頭一砲就這麼傷腦筋！他拿定主意先到丟糞的地方去看看，心想：說不定會看出些眉目來。

溫如全邊走邊想着“黃藥管”跟他爭論丟糞的事：就在一隊丟糞的第二天早上，“黃藥管”氣狠狠地向他提出很多質問的話，問他：“你當副社長是幹什麼的？糞丟了你知道不？你當社長的有偏心這可不行！你拿咱‘黃藥管’當成傻瓜嗎？你當咱看不出是你耍的鬼把戲哩！”溫如全受了這樣一頓頂撞，心裏實在難過，他自己問自己：“溫如全你什麼時候耍過鬼把戲呀？”他想了好久，怎麼也想不通。

溫如全到了一隊丟糞的地方，先看了一下地形。他發現丟糞的地點正靠近“管子王”的菜園子。“管子王”這人引起了溫如全的懷疑。原來這“管子王”真名叫王懷德，從前開過槓房，當過吹鼓手的頭目，專給大地主家承辦些婚、喪、嫁、娶的事。因為他吹得一手好管子，便得了個外號叫“管子王”。

“管子王”素來沒有上眼皮，為人刻薄，很勢利。人

長得尖頭尖腦的，挺會鑽，眼珠都會說話。解放後他看見勢頭不對，馬上趁風轉舵，對待窮困人家也不再拿勢利眼光來對待了。村裏要舉辦個慶祝會，演個秧歌劇呀，他自願借給鑼鼓傢伙，有人借他的槓子使，他也表示很歡迎。一九五三年，全莊七十多戶人家組成了一個農業社。莊上原有兩家地主死的死了，搬的搬了，眼時只剩下“管子王”一家富農，大夥見他一來，壞作風改了不少，對待翻身戶也很親熱；二來“管子王”現有的——輛膠輪車和一頭青騾馬，是全村獨一無二的好車馬；再加上社幹部為了使全村一社好領導，因此就把“管子王”吸收入了社。

溫如全復員回家以後，曾向社長建過議，他認為“管子王”是富農，應該把他清洗出社。當時，這個建議是被社長接受了，可是後來不知為什麼再沒人提起過，清洗“管子王”出社的事，就這樣不涼不熱的放下來啦！

也許是因為溫如全參軍多年，沒親眼看見“管子王”的轉變。直到如今，他對他總是覺得很可恨。說他可恨也有個原因，那就是解放前，村裏惡霸地主馬大幫，打死長工孟廣福，想霸佔孟妻喬二娘；溫如全親眼看見“管子王”替馬大幫做幫兇，当了軟硬媒人，結果活活逼死了喬二娘。當時全村佃戶起來找馬大幫要了口

薄皮棺材，“管子王”貴賤不借給槓子抬，並且冷言熱語地說：“哼，死个窮娘們拿領破蓆捲捲算啦，咱馬大爺賞口棺材就是多花！还想使槓子抬？咱‘管子王’可不侍候这号人！”在場借槓子的人們中就有溫如全，他想起這件事，到如今还火氣冒起八丈高哩！

在丟糞的地方，溫如全看見糞底兒已被什麼人掃過了，按情況推測，“管子王”是近地鄰居，这糞底兒很可能是他家掃的。溫如全正在獨自納悶的時候，“管子王”院門口傳來了豬叫聲，溫如全抬頭一看：“黃藥管”的媽媽黃大娘，雙手抱个豬仔走出了門，小豬仔还在“吱吱”叫，“管子王”跟在黃大娘後邊，點頭哈腰正和黃大娘嘀咕什麼。因為有小豬仔的叫喚聲，溫如全只隱隱約約聽見一句話：“……他哪比得上‘黃藥管’兄弟哩！”

人走近了，“管子王”抬頭看見了溫如全，渾身打了一个冷戰，連忙哈腰叫了聲：“副社長，”接着沒話找話說：“嘻，老母豬下了一窩崽，沒吃沒喝養不起，讓黃大娘抱去一个餵着，省得餓死……副社長你家不餵一个嗎？……”溫如全瞅着他那个樣兒就噁心，“管子王”倒很識相，連忙試探着問道：“唔，唔——副社長是來調查丟糞的事？……”

這話沒說完，就惹惱了黃大娘，她就指雞罵狗沒完

沒了地說：“調查，調查什麼？誰做的虧心事誰不知道？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籬笆！明明是掛着羊頭賣狗肉嘛！俺‘黃藥管’這傻孩子還睡在鼓裏呢！俺……”“管子王”一見事情要鬧翻，赶忙推走了黃大娘，嘴裏還不住地說：“哎，哎，娘倆都是這個‘黃藥管’的脾氣！”

這一番話只氣得溫如全直冒火，他真想拉住黃大娘追問個水落石出！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，他把火兒壓了再壓，因為他覺着有“管子王”在旁，與黃大娘吵起來總有些不合適。

二

溫如全連碰了兩次“釘子”，心裏實在悶得慌。為了把問題徹底鬧清楚，他準備在後天晚上的黨支部會上再研究解決，因為後天是支部的例會，社長兼支部書記也該回來了。

溫如全怎麼會碰上那二次釘子的呢？事情是這樣發生的：

這事出在選舉副社長那天。那天夜裏散會後，全體社員都離開會場往家走，“黃藥管”因為攙扶老娘落在人羣後邊。那天正是三月初三，沒有月亮，路上黑糊糊的。娘倆正走到拐弯的地方，忽听前邊有人說話。一個尖嗓門的人說：“咱‘黃藥管’黃隊長真是個大傻



瓜！哪有蒸了饅頭往別人嘴裏塞的？他現在還睡在鼓裏！趕明兒溫如全社長兼隊長，大杈一人拿，我看咱一隊連个屁也拾不着啦！……再說，論搞社的時間，種莊稼地的手法，對待社員的誠實勁，黃大哥哪一樣不比溫如全強？可惜呀！‘黃藥管’三四年功勞苦勞打下的江山，讓當幾年大兵的回來白揀啦！”

尖嗓門的話還沒說完，有個語聲很重的年青人問了聲：“你在會上為什麼不當着大夥說呢？”

“說，哈……傻孩子，咱這成份不好說呀！反正我敢說：咱一隊從今往後，就要吃虧啦！”

兩人說話的聲音雖然不大，“黃藥管”娘倆可听了个真。听了這些話，“黃藥管”的腦袋瓜轟了一下子。他自个問自个：“咱是大傻瓜？不能吧！咱溫大哥当了副社長就偏心眼啦？不能！”最後他想到：“人家溫大哥当过人民解放軍，是受过嚴格教养的人呀！”可是黃大娘在一旁早已沉不住气啦，她拿着長桿子大煙袋指着“黃藥管”說：“傻瓜！听見了嗎？看你長心不長心！”

“黃藥管”用手拉了下娘的衣袖，說声：“溫大哥不是那样的人。”就攙着娘朝家裏走去。

*

*

*

事情往往沒有想的那麼順当。

头天兩隊剛講好比賽送糞的条件，第二天早晨突然一隊副隊長常青林跑來報告“黃藥管”：“管子王”園子前边的兩大堆糞丟啦！還說“管子王”親口告訴他昨天夜裏狗咬了半夜，八成是二隊給拉走的。

“黃藥管”不听还好，一听就气炸啦！他臉紅脖子粗地叫喊起來：“我找溫如全說去！他真敢欺侮咱这傻瓜隊！”

“黃藥管”气急忙忙跑到社裏來，沒头沒腦的大喊了一陣，一直鬧得溫如全答应先由二隊補还兩堆大糞才算完事。

万万想不到，第二天夜裏，二隊又丟了兩大堆圈

肥。二隊副隊長李大山也來找溫如全，並且一口咬定是一隊偷走的，他還說已經親自驗過車轍，圈肥確實是拉到了一隊的地裏。

這事使溫如全很為難，若是找“黃藥管”去質問吧，一定又得吵起架來；若是不去吧，平空連賠帶丟缺了四堆糞，按照生產計劃就完不成任務啦！社長沒在家，担子只好一人担。溫如全末後還是決定：先挖坑泥補上缺糞要緊，丟糞問題慢慢想法子調查。

丟糞的事兒剛平伏，兩隊又鬧起新糾紛：

這一天，二隊副隊長李大山跟一隊副隊長常青林為領雙鏟犁的事吵起來了。吵起來的原因是因為兩架雙鏟犁，一架新買的，一架是舊有的。兩個副隊長都爭着要領新買的，不要舊有的。

李大山說：“這架新雙鏟犁是用俺隊長復員生產補助金買的，所以得俺二隊先使！”

常青林說：“你別不害臊啦！誰投的資一到社裏都是平均分配，去年那架雙鏟犁是你們二隊先使的，今年就該我們一隊先使！”

李大山是個烈性子的人，劈手就要去搶新雙鏟犁；常青林也不是一個好惹的，連忙搶上一步說：“你們簡直成了土匪啦！昨天偷我們的糞，今個又要硬搶雙鏟犁！”

李大山火气更高，一手指着常青林說：“得啦吧！得啦吧！咱們的圈肥是誰偷的！”他光顧生气了，沒料常青林乘机拉过新双鐮犁就跑……一出門正跟“黃藥管”撞了个滿怀！常青林說：“隊長，他們二隊不給咱新双鐮犁使，还要跟咱搶！”“黃藥管”听了这話，双手一堵大門口，大声命令常青林：“甬管他！拉走！”

發双鐮犁的老管理員，一見要打起架來啦，連忙說：“先別領啦，等副社長來了再分配吧！”

“黃藥管”正在气头上，一步躡到門裏來，手指着老管理員說：“副社長頂个屁！你敢影响我生產嗎？”唾沫星子濺了老管理員一臉。李大山听了，馬上气呼呼地指着倉庫說：“搶吧！你們一隊有本事把倉庫的东西全搶走好啦！”

“黃藥管”狠狠地瞪了他一大眼，怒气冲冲地說：“搶？搶也比偷強啊！”說完就大步走出門去了。

温如全听到吵声，忙从後門趕來。他只听见“黃藥管”的話，沒瞧見“黃藥管”的人。李大山和老管理員把剛才的事又对他学說一遍，温如全只“嗯”了一声便坐在桌旁的凳子上，手托着腮帮子想：咱在部隊上八、九年，槍林彈雨，出生入死，也沒有这样为难过！搞好一个農業社真是不容易啊！

李大山見温如全又对“黃藥管”忍讓，便賭气說：

“咱这副隊長不當啦，跟你受这份窩囊氣！天知道你為什麼這麼怕他！……”

溫如全見李大山氣得鼓鼓的，大嘴一張就笑啦。他拉住李大山的手說：“哈，傻兄弟，你看過我的獎章沒有？一人抵過敵人兩個排，你說咱怕過誰呢？說真的，這事並不是怕誰，就是我去吵架也不能解決問題呀！”接着他又低聲和李大山說了一陣話，最後特別說了一句：“……你能給辦好這件事才好呢！”

李大山咧開大嘴又笑啦，他說：“你呀，真叫‘穩如山’呀，行，我準把事辦得好！”

三

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連溫如全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跟他鬧成這個樣。他好多次主動找“黃藥管”說話，“黃藥管”總是拿些上言不對下語的話揭他，什麼“咱是傻瓜啲！讓有心的給欺侮囉！”什麼“咱太傻啲！往後淨等着吃虧吧！”鬧得溫如全不得不想法先從他身上解決問題了。

“黃藥管”一連頂撞了溫如全兩三次，自己心裏也像針扎似的不舒服。不過他總覺着自從和溫如全鬧了彆扭後，隊裏好像團結多了。拿“管子王”來說吧，先前做事他總是坐在一邊聽調遣，可是近幾天突然變得積

極了，不管什麼累活他都搶着做，做的又細緻又好。偶而有什麼隊長想不到的地方，人家“管子王”不用指點就办了。就拿昨天計劃播種的事說吧，“管子王”主動問隊長：“浸種不？”隊長說：“浸浸好。”“管子王”趕緊說：“上我家去浸，又有柴禾又有鍋。”

今天撒種的時候，“管子王”也是搶着撒的。“黃藥管”看見“管子王”那副賣力氣的神氣，總是自言自語地說：“‘管子王’雖說解放前幹了些缺德事，現在看來倒滿積極哩。”

這一天，“黃藥管”領着十二個人播種玉米種子，“管子王”還帶了一支吹清音的管子。幹活歇晌的時候，他就搖頭晃腦地吹起來，調子吹得滿熱鬧。“黃藥管”聽得很入神，他跟“管子王”說：“你天天帶着這傢伙吧，听了這聲音，幹活都輕快！”

“管子王”說：“只要隊長社員都愛听，咱保證天天奉送一段。”

這天的活兒幹得又快又好；只有臨時幫忙撒種的老管理員一人不樂和，他看着“管子王”跟“黃藥管”那個眉來眼去的勁兒，心裏很不痛快。後來，老管理員偶然發現了一樁事兒，馬上裝做肚子疼跑回家去了……

就在這天晚上，二隊正在點派農活，老管理員來找到溫如全，一口咬定要退社！如全苦勸了半天也不成。

老头子十分痛苦地說：“咱惹不起可躲得起呀！可不能为入農業社鬧出是非來。”如全追問了半天退社的原由，老头子只是乾搖動腦袋不答話。温如全又把老管理員引到屋外問了一下，老管理員才無可奈何地說：“咱社沒法搞啦！”“為什麼呢？”“噓，挺难說呀！噓，……咱不能說喲……”“到底為什麼嘛？”“為什麼……噓……不出半个月你就知道嘍！”老管理員是出名的“老好人”，从他嘴裏从沒講过別人的坏話，今天，他說了這些話，就像犯下大罪一樣，急急忙忙地走開了……

老管理員跟温如全說的話，屋裏的社員們也都听清啦。屋外，温如全正琢磨不透这新情况，屋裏，社員們可七嘴八舌的猜開啦，猜得最熱火的是李大山，他猜定“黃藥管”叫人背地裏點上了火！

這句話提醒了温如全。他想：“‘黃藥管’兄弟从小就跟咱一塊兒吃过苦，我参军八、九年，來往也沒断过信。他知道我要復員回家來，頂着大風去車站接我。回村以後，一塊工作好幾个月，一直連臉都沒紅过！就是黃大娘吧，也‘姪子，姪子’的叫得挺親熱。可是这些天常常鬧翻了臉！翻臉又翻的這麼突然，莫非真像李大山說的那樣——有人背地點上了火？”

接着，他又联想到“管子王”身上：“管子王”头幾天送給黃家小豬仔，今天早上又鬼鬼祟祟地揹着种子口